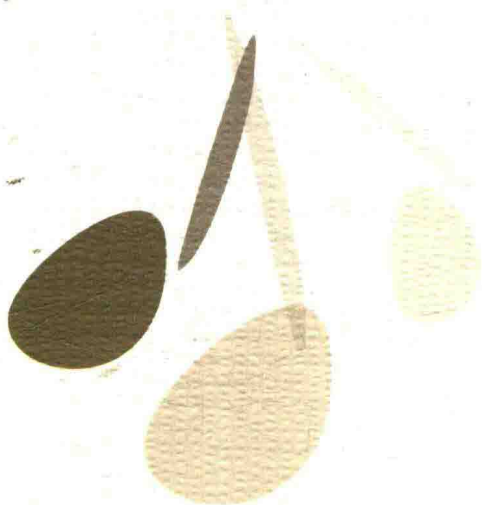




新耳朵音乐丛书



钟摆或 聆听旁白

阎逸著





新耳朵音乐丛书

钟摆或聆听旁白

阎逸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重庆沙坪坝区
电话：(023) 65122345

在爱乐的道路上，
从来都没有专业和业余、学院与社会的区隔，
无论你是音乐专业人士还是音乐发烧友或是普通爱乐人，
都可以加入这个读者圈。



“新耳朵音乐丛书”读者圈

加入新耳朵读者圈，
与作者、编辑畅聊爱乐趣事，
与全国读者共享私藏版本，
更有你问我答、好乐赏析、新书推荐等更多精彩活动等你参与！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音乐分社 —

大约自新世纪开始，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中国的古典音乐唱片市场和演艺市场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中国的音乐家与爱乐者对此应感到无比欣喜——不仅在“北上广深”，而且在省会大城市乃至二、三线城镇，各类音乐厅、歌剧院等演出场馆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有的硬件设施的档次已向世界级水平看齐甚至达到超一流水准；与之相匹配，国际上的各类著名演出团体和名家也开始纷纷到中国舞台上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一番热闹景象……以至于国外的媒体都纷纷发出惊呼 and 感叹——“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

正是在这种态势中，中国的古典音乐评论和音乐文字写作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古典音乐由于其自身深厚的文化积淀与高质量的精神内涵，实际上需要甚至呼唤语言文字的助阵与加油。尽管坊间不时听到“音乐开始于语言停止之处”的诗意言论，但我们其实无法设想，如何可以脱离语言文字来进行周密、稳妥而又具有品质的音乐思想与音乐信息沟通与交流。我个人甚至以为，语言文字不仅能够为音乐交流助阵和加油，而且在最好的时候甚至可能为音乐的意义发现和意涵开掘拓展出意想不到的维度。仅以笔者个人的切身体验而论，通过保罗·亨利·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参见由笔者组织翻译的中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中的华美文字表述，通过查尔斯·罗森的《古典音乐》（参见我的中译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中的精彩分析评论，我确乎领会和发现了仅仅靠聆听音乐本身不能得到的给养与补充。而我在进行自己的音乐文字写作时，也常常会有不期而遇的灵感火花和洞见闪现，于是我就愈加相信，语言文字对音乐的捕捉很可能不仅是寄生性的，而是更有创造性隐藏其间……

通过语言文字摆弄音乐，爱乐者与音乐家就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我们欣喜地发现，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古典音乐欣赏与点评文字中，不仅有音乐院校的专业学者和学子，也有相当数量的业余爱乐者。曾有人似乎想在这两类不同学业背景的人士之间人为制造藩篱和隔阂，甚至刻意夸大“专业学院派”和“业余爱乐者”之间的不同与偏好，我对此颇不以为然——我的愿景恰恰是这两方之间的高度融合与贯通。我个人从事音乐文字写作，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即是有音乐兴趣的文化人，或者说是有文化视野的音乐家。我在自己的一套爱乐散论文集（《杨燕迪音乐文丛》三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增订版）的序言中坦言：“就我所在的音乐学领域而言，‘专业’和‘业余’的统合，或者说，具有专业深度的‘业余’和具备‘业余’兴味的‘专业’，那是我理想中的‘愿景’。”

摆在面前的这套“新耳朵”音乐丛书即是“专业”和“业余”统合的良好征兆。这批书目的作者中，既有音乐院校的专业教师和行内人，也有因爱好古典音乐而舞文弄墨的爱乐者和媒体人。他们富有朝气和好奇心，“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网络时代如鱼得水，总能给读者提供新鲜和有益的讯息和资讯。我们应向这些年轻的音乐文字作者表示祝贺和敬意！这些文字或是现场乐评，或是唱片品鉴，或是人物评介，或是乐曲赏析，它们也许性格不一，风格迥异，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发源——那就是对古典音乐的真诚挚爱。也正是这种挚爱，最终打消了专业与业余的区隔，也消融了学院与社会的分离。毕竟，我们是因为挚爱音乐而获得愉悦，也由于音乐而更加热爱世界和生命。

是为序。



2018年4月19日于上海音乐学院

1. 一个人的肖邦 _003
2. 巴赫或宇宙的眼睛 _007
3. 歌剧的耳朵对着莫扎特听 _011
4. 如果我们变身为肖斯塔科维奇呢? _021
5. 钢琴诗与超现实主义
——关于埃里克·萨蒂 _043
6. 用你的恐惧唤醒一场大雪
——重听阿赫玛托娃《安魂曲》 _055
7. 4分33秒：能听尽约翰·凯奇吗? _072
8. 钢琴幻想：贝多芬弹，莫扎特听
——埃莉·奈伊及其他 _089
9. 音乐与文学的《康科德奏鸣曲》 _103
10. 俄耳甫斯在歌唱
——劳塔瓦拉与里尔克 _112
11. 诗歌的鲜花或一张系着红丝带的唱片
——我听布里顿与奥登 _126

- 12. 午夜、骑士和爱情歌谣 _141
- 13. 雨夜里的弥撒 _146
- 14. 听马慧元弹管风琴 _151
- 15. 终曲：或开始并不意味着结束
——关于贝拉·巴托克 _154
- 16. 一个人的诗歌史，一个人的音乐 _169
- 17. 埃利奥特·卡特：时间迷宫 _180
- 18. 钢琴里的冥想者 _187
- 19. 最后的歌或时光的刹那飞鸿
——理查·施特劳斯《最后四首歌》 _192
- 20. 时间偷走了妮娜·西蒙 _204
- 21. 我们如此热爱伦纳德·科恩 _211
- 22. 接下来，你唱，我听 _219

：
：
：

在一个产生回声的空间里，
你感到比在声音不回头地消失的空间里少一点孤独。

——卢齐安·布拉加







1. 一个人的肖邦

如果能够向鲁宾斯坦借一双弹奏夜曲的手，你大抵可以听见那个来自肖邦的段落旁白，即使面前没有钢琴，只是用手指在膝头虚弹，你也能听见他，听见这个久久徘徊于指尖之上的，敏感而脆弱的肖邦。夜曲里有淅淅沥沥的雨声，有逐渐变暗的光线，有广袤而寒冷的时间的嘴唇，有礼帽和燕尾服，还有不断沉下去又不断浮上来的故乡的容貌。

这是一个封闭的想象的空间。现在，你用听这把钥匙，将它打开了：一辆四轮马车渐渐远去，街两边的法国梧桐垂着湿漉漉的叶子，像巴黎垂着多耳朵的夜。而听是不着任何痕迹的，留不住一只如风过耳的鸟或落叶，即使最粗暴的现实有着最柔弱的心灵，即使时代的喧嚣噩运般经久不散。

到底多久了，再听或多听一次肖邦，成为你一个人的旧梦重温，一封私人来信般的喃喃低语。钢琴里的头颅一年深似一年，还有什么比这更深呢？你坐在家里听肖邦，却满怀离乡背井之



感。似乎从一开始，肖邦就被抛出了故园，抛到了一个黄昏或雨天，他脑袋里的那位天外异客掀开琴盖，随手弹出的不是福音或乡愁的和弦，而是诀别的咏叹。

肖邦是需要闭着眼睛听的。听声音的黑度一点点伸进耳朵，沿着世界的躯体游走，然后，慢慢渗入神经和骨髓。你闭着眼睛，感到女性温柔的光辉正在洒落下来，你听到乔治·桑和德尔芬·波托卡，她们的落寞永远都是肖邦式的，是反复按动的黑白琴键，是“D”和“bD”。对肖邦而言，爱情与友情如果不是一切，那就什么也不是，只能任凭圆润的纯粹的音符从高处滚落，堆积在脚下如树上的果实。假如此时有人爬上楼梯敲你的门，或是有电话突然打进来，你听到的肖邦就会转身离去，并且不再与你有关。你睁开眼睛，天堂的音乐，地狱的情感，统统都消失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名字，一支伤感的空无一人的曲子。

钢琴最深处的肖邦是听不见的，但只要你在听，你就是肖邦。漫长的，短暂的，一分钟或一小时的肖邦。问题是，你的耳朵是纸做的，窸窸窣窣的纸声如一只啃木头的老鼠，干扰了你的听觉。你知道你必须去诗歌中弹奏一个词的肖邦，诗人肖邦，弹奏体内那些动词之舞，形容词之狂喜，反问句里的弃绝与回忆。你从那些口音杂乱的影子里认出他来，认出那双淡蓝色的眼睛，他微笑着，朝你点点头。但你必须装作视而不见。你还得继续弹奏天才的火焰，以焚烧纸上那些虚假的事物和陈词滥调。你必须弹奏

粗糙和尖锐，使肉体 and 心灵的拘谨松弛下来，使圣显成为他的天性。你必须得颠倒着时光去弹，屏息凝神，直到把今生弹成古代，把肖邦弹奏成另一个人，或者如你的朋友欧阳江河所说，把肖邦弹奏得好像没有肖邦。因为这是你一个人的肖邦，仅仅属于你的，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倾听的肖邦，不具备那种公众意义上的言说和阐释。而一个被赋予了自然风景的肖邦，通常需要另一双眼睛去读，另一颗心脏去跳动，另一段文字去保持和收藏。

你差不多已接近肖邦逝去时的年龄。人到中年，其实就是沿着时间规律走到生命的中途了，回过头去，你看见一具具年龄的尸体，它们横七竖八地躺在那儿，无精打采，面目全非，不知是谁的。换牙齿，长头发，孩童期可以一笔带过。那青春呢？烈焰飞腾的青春也可以忽略不计，这所有人的嘉年华如今已是浪漫与浪荡的混合体，成为一切爱情的误读或仿写。人到中年，听来听去还是那几首肖邦的曲子，带着无限的精魄与体温，当你在夜曲中坐下，读着博尔赫斯或卡尔维诺的小说，你就会把肖邦读成故事的背景。

你常常想，当肖邦手捂胸口开始剧烈地咳嗽，钢琴的肺部是否也充满了阴影，像一只坏掉的闹钟？从哈尔滨到南京，你换了地址也没有听够肖邦，返回的旅途上你还得继续再听。但你听到的是部分的肖邦，还是全部？是不是从中听到了什么，你就曾经是什么？你用中文的耳朵去听，汉语里的肖邦是主人，还是客人？



沿途停靠的小站过客匆匆，哪一个是你先听到后遇见，哪一个因你的虚构而存在？你在亚洲的速度里听钢琴欧洲，节奏到底快还是慢？是不是只能以肖邦的手弹奏肖邦自己，这些问题才能得到回答？

深夜，你又一次独自倾听肖邦。不，确切地说应该是肖邦反过来在听你，听你的一举一动，听钢琴弹奏那些悦耳或心酸的秘密，听房间墙壁上暗自滋生的霉斑。无论你说话与否他都在听。窗户外面下着雨夹雪，偶尔有急促的刹车声如爆音闪过，破坏了夜晚的风格与音色。而厨房里的水龙头总也关不紧，像时间一天到晚都在漏。但肖邦是柔和的，舒缓的手指的耳朵，一直都在你的听里听。这个双重的肖邦之夜，是听过之后终生不再去听，还是再也无处可听，你或肖邦自己，都不知道。



2. 巴赫或宇宙的眼睛

琴音犹如黄昏，一弓一弦，肉身与精神的遥遥应答，不是河流与小溪的对话，也不是纸上幻境的破灭与重生，而是箴言书的种子在心里缓慢成长，经风一吹，就长成了鸟群和明亮的呼吸。当宇宙俯瞰下的尘世在无伴奏大提琴组曲里鸣响，当卡萨尔斯强有力的手指掠过琴的肌肤，像掠过永恒的临界点，一个轻柔而缓慢的蓝色深渊便在眼前萦绕不去：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那些被污染与被净化的，那些虚构与现实并存的，都会在灵魂里掀起一个又一个漩涡。那情形仿佛被一个词突然击中，击中了你沉睡多年的百感交集。仿佛黄昏从窗口渗进来，环绕着屋子，而黄昏像一杯香槟酒吗？拿在手中，还没等喝你就已经醉去？

巴赫，这个公众的，具有私人性质的影子，一直都等在你身上，等你开口诘问写作的现实性和永恒性，而流自笔端的梦能躲避无穷无尽的欲念吗？我的父亲叫夜莺，我的母亲是美人鱼，她在咸咸的海水中长鸣。这样的句子是你想要的吗？是另一个看不见的



人在借助你的声音说话？我们把餐具和茶具互换了位置，我们把桌子放到田野上，我们把阳台搬上山峦，把星星撒向潮湿的草地，这样算不算是接近了自然的巴赫、生活中的巴赫？

那些蒙尘的思想，不足以表述一个有限主题的无限变化，即使将它们擦亮如灯盏，也无法照耀全部的巴赫，照耀那些曾经压在时间最底层的前世今生。巴赫一直在那里，在那棵璀璨而伟岸的音乐之树上，你从下面走过，或只是坐在那儿憩息一小会儿，果实和树叶便纷纷落下。不是你惊动了他，而是他用他的哲学惊动了你。这个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可以从任意角度倾听的巴赫，大提琴的巴赫，万物都是他的名字，像天空的蔚蓝，或一场暴雨中风的呼喊。只要你在听，你就能听到那种由时间和睿智垒积的空间结构，听到那种物我两忘的启示力量：自我的血肉是时间的脂肪，减下去，反而更多。

我听巴赫很晚，这套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还是诗人杨炼推荐的，他那部自传气息浓厚、精彩绝伦的《叙事诗》充满了对巴赫的深深敬意，每个局部都有一根巴赫的神经在动，每个回声里都有完美的音乐形式。在我的诗人朋友中，除了杨炼，还有两个人是边听着巴赫边写作的：欧阳江河沉浸于《十二平均律》和《戈德堡变奏曲》，他的文字读上去有一种钢琴般的语速和气氛，而钢克则对《B小调弥撒》与《马太受难曲》情有独钟，字里行间仿佛总有旧约的亡灵在新约里说话、漫步。若没有他们，我想我肯定

会错过这位音乐的帝王，这辈子只能不厌其烦地读几首诗，看几部电影，听几段带有怀旧情绪的音乐，反反复复，被尘世的泪水打动，而不是极度的宁静与纯粹。

作为帝王的巴赫是孤独的，他居住在天堂的宫殿里，辉煌无比，圣洁无比，人类不能进入，只能在袅袅的余音中侧首倾听，心生仰慕。在这一点上，巴赫与诗歌中的但丁极其相似，那种强大的精神品质不仅削弱了后来者的自信，同时又让满身火焰的时间充分燃烧着他们所传递的隐喻之花。那些花开不开，都充满了注释。那些隐喻，有没有注释都是一个启示录般的沉思。耳中的巴赫与眼中的但丁，互相映照，彼此辨认。就像一个人和他的自我，就像镜子的两面，一个不断吸收自己流露出来的美，另一个则躲在镜子背后偷笑。我理解的巴赫是上帝与自己的交谈，而但丁是人类与上帝的对话。听与读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被加入的过程，把白昼黑夜，今人古人，春天里的雨天，寂静与喧嚣加入进来，甚至把咏叹生死也加入进来，构成一个冥想的新世界。

有多少个演奏家就有多少个不同的巴赫。如果就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而言，罗斯特洛波维奇是弹钢琴的巴赫，他轻盈而匆忙；斯塔克是理念的巴赫，他热情而坚毅；富尼埃是具有一副好嗓子的巴赫，他舒展如歌；托特里耶是参加沙龙聚会的巴赫，典雅，柔和，充满随意性；纳瓦拉是贵族的巴赫，悠闲而高傲；马友友是感官的巴赫，极度亢奋，又相对轻松；而卡萨尔斯是原理的



巴赫，他用心跳的速度演奏，而眼睛在凝视苍穹。我无意在这里，在这些演奏家之间进行比较，每个版本对属于它的听者都是最好的，巴赫在其中到底设计了多少只耳朵，我们不得而知，就像出版社在巴赫的原稿上做了多少改动，我们同样也无从知晓。

现在，那只宇宙之声的耳朵轻轻打开了，对着卡萨尔斯，于是，一个人的倾听变成了无数人的倾听，变成了崇高的至福和时间的符号——这个世界并不过于古老，它嫣然欢笑。那么，在这个时间以前，古典是什么？诗意的光辉？内心的战场？真理的悲悯还是正义的矛和盾？而在这个时间之后呢，音乐仅仅只是音乐，只是那些可亲可近的事物？听觉图案在想象中烙下深深的一印，我想我的偏差在所难免。是不是我听到的是一个综合的巴赫，一个打破了学科界限的博大精深的巴赫，一个成了所有的文献近邻的巴赫？

这个黄昏被一个乐句引领着，大提琴的意境真实而虚幻，夕阳的余晖映在玻璃窗上。夕阳是宇宙的一只眼睛吗？炽热，瑰丽，金色的睫毛扇动着万丈光芒，大地的黑夜就要升起。而巴赫穿越在其中吗？带着琴弦上的鹰和燕子。街头涌动的人群中，哪些人在唱片中行走？哪些人感受到世俗的温馨，又领取了神圣的礼赞？或许巴赫也是一只宇宙的眼睛，是音乐的原始心像，他是永恒的一部分，永恒也是他的一部分。至于命运那纯粹的颤音，那复调式的万古闲愁，他不说，我们也不问。